



# 嚴師出高徒？

## A Rigid Teacher for an Outstanding Pupil?

■ 文、圖 | 李彥範 慈濟大學護理學系專案講師

最近在網路上看到一篇很有趣的文章，作者在討論臨床護理師帶領新進同仁時，草食學姊（溫馴派的）和肉食學姊（凶狠派的）帶出來的新人，何者在臨床存活率較高？以作者的經驗來看，挺過肉食學姊帶領的新人，耐操又耐罵，反而草食學姊帶出的新人像是溫室的花朵，折損率高。但那畢竟只是個人經驗，而非大數據的統計結果。

臨床上帶新進人員已經超過十年經驗的我，當過別人眼中的暴龍學長，看到我總敬畏三分；我也曾被一些新人或學生視為草食派的雷龍，可愛到「不要不要」的。若是從經驗傳承來看，我的入門師傅是兩隻迅猛龍（請大家別為我的生命安全擔心，他們一人待在中部醫院，一人待在東部醫院，我們已非同事），訓練出來的我是如此耐操，如此的適應臨床工作，我用同樣的方法帶新人似乎也說得過去。而且我在急診這種媲美侏羅紀公園的地方工作，若新人被養成溫室的花朵，恐怕戲演不到五分鐘，就被踩死或咬死，被叫下臺領便當了。急診那麼多妖魔鬼怪、那麼多肉食動物（欲知詳情，請 google 搜尋急診新聞），我應該把新進同仁訓練成屠龍戰士才對。一直到我訓練出來的某個徒弟，在工作一年後，開始有崩潰及行為退化的狀況，我才開始檢討自己的教學模式，並反覆的問自己：真的嚴師出高徒嗎？難道在較被動的徒弟面前，我真的只能當個高壓且令人懼怕的師傅嗎？

在我的認知裡，肉食派的學姊和老師通常是對自己負責任的人。在醫院的臨床教師都知道，帶一個新人通常不會額外加薪，就算有也是少得可憐；而同樣的工作，自己刷刷兩三下就解決了，但你現在卻要留給新人練習，多花二到三倍的工作時間；沒帶新人時交完班就可以開心的約會去了，而帶新人時交完班後，還要跟他留在單位繼續一對一教學。沒有額外的收入，還要花更多的教學時間，以及冒著氣到腦中風的風險，若非覺得自己對於這個新人要負責任，為什麼要浪費那麼多力氣教

他？肉食派老師也是，他要花更多的時間緊盯學生，學生看到他能閃則閃，在同儕間和臉書上流傳著他的壞話，下場是得到低空飛過的教師滿意度調查。出太多作業，學生覺得很累（加上花時間抱怨老師後更累），但其實被操死的是老師自己。若他不是希望把所知道的都教導給你，若他不是要對得起自己的責任感，他何必浪費那麼多時間在懵懂無知的學生身上，換來滿身負評呢？

上學期末，我帶了兩梯內外科護理學實習的學生，其中一個學生說了句令我印象深刻的話，內外科實習結束後，她開玩笑的對另一組同學說：「我們內外科結束了，要開心的前往輕鬆快樂的婦產科實習，但我們留給了你們一個快暴怒的內外科老師繼續帶你們。」雖然我和以前臨床的暴龍時期相比，收斂很多，我不在病床旁指責他們的不是，但是私下討論時，他們還是可以感受到嚴肅的氣氛。第一次的內外科實習，要把他們的基礎醫學和基礎護理等知識拉回來，讓他們可以融會貫通，讓他們可以熟悉從一開始的評估到之後的診斷和照護及復健等等，對他們來說很不容易，對我來說也很辛苦。職責所在，我不想打哈哈的讓他們過了這三個禮拜的實習，不管是實習時技術的練習，還是下班後的資料查詢，我都盡所能地讓他們學好學滿，甚至讓他們一個禮拜換一個不同的個案學習。看著他們三週下來進步神速，但是不快樂的臉，我想著：這樣值得嗎？會不會我訓練出了很厲害的護理師，但卻不喜歡護理工作？



李彥範（左二）帶學生至花蓮慈院合心九樓病房實習，與護理團隊合影。



這學期的實習，我選擇當了草食老師。當然不是放牛吃草，而是讓進度慢的學生就走得慢一點，讓進度超前的學生去突破更高的挑戰。半年前，學生第二、第三天還沒查我要他查的資料，私下我會刻意的讓他知道我的失望及憤怒；現在的我，學生還沒查資料，我會拿出課本請他在討論室查好答案，再出來繼續照顧病人。之前統一拿 80 分以上的標準評斷他們，所以有個學生給了我一個建議：「老師，你知道得到你的讚美好難嗎？被你要求了一個禮拜，最後一天得到你的讚美時，我高興得好像到了天堂。老師其實你可以多多讚美學生的，我相信會讓我們更進步的。」現在，我請每個實習學生每天在 line 的群組寫出三個讚美，讚美同學、讚美臨床學長姊、讚美老師或病人都可以，而我也逼著自己常常讚美他們（對於一個習慣用高標準自我要求的人來說，真的需要用逼的）。

但讓同學最有感的，應該就是他們可以決定自己何時換個案了。已有好幾個同學說：「老師，我真的很開心你讓我照著自己的進度走，這次的實習我變得有更多時間去思考完整的照護是什麼，我有更多時間去反思在心靈和家庭層面我能做什麼，因為你的鼓勵，我變得敢和醫師及其他醫療團隊成員討論個案問題，也敢和學姊交班了。我不再覺得我只是個小小的護生，我覺得我真的是照護團隊的一份子，我真的可以幫忙到個案什麼。這次實習給你帶，讓我增加不少自信心。」甚至有兩、三個之前實習表現都不好的學生，這次的表現不輸班上高分障礙的學生，他們下護理計劃時，還想到了提供給辛苦的照護者「喘息服務」，代替他們看護病人一～兩小時，讓他們好好的吃頓飯並放空一下，再回來繼續照護病患。也有好幾個學生勇敢挑戰臨床學姊的照護模式，換成更適合病患的照護方法，讓他們體會到，原來反思和挑戰也可以讓他們的意見受到重視。

訓練學生成為一個耐操又耐打的護理人員較重要，還是讓他們對護理感興趣、甚至愛上護理較重要？當草食老師還是肉食老師，對學生比較好？我心底還是沒有一個確定的答案，尤其當我聽到其他學校的實習老師，因為學生翹課好幾天而煩到失眠，最後學生回來繼續實習的原因，竟是因為待在家裡不知道要幹嘛。我也看到以前的臨床同事，才轉行當實習老師幾年，就被學生操到頭髮半白了，聽她說著學生誇張的行徑，我內心的暴龍都快衝出來吼了。

或許，我有機會當草食老師，是因為慈濟大學護理系學生太乖的關係吧。

或許，可以在草食老師和肉食老師間自在轉換，才是適合我的教學模式。☺